

珍妃传



中国晚清宫廷第一悬案

长篇小说 解丰亦 著



一个女人和一个末代帝国的真相
揭开晚清一代名妃的后宫奋斗史

青变 政变 国变 皇城争霸

一场刀光剑影的后宫争斗
一幕跌宕起伏的上位之争

文匯出版社

014043264

I247.57
3410

ZHEN FEI ZHUAN

珍妃传

解丰亦◎著



I247.57
3410

文匯出版社



北航

C1731929

6206309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珍妃传/解丰亦著. 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
2014. 4

ISBN 978-7-5496-1147-8

I. ①珍… II. ①解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2714号

珍妃传

著 者 / 解丰亦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瑞 霞 束 枋

装帧设计 / 333 Design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策 划 / 光 南
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字数 / 380千 印张 / 23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1147-8

定 价 / 38.00元

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刀尖上的舞者 / 005



珍嫔不禁浑身发冷，她原以为在这宫里只要有皇上疼，自己就什么也不用怕，可现实远比她想的要残酷得多，自己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呢？

第二章 谁在操控 / 051



眼看显赫的他他拉家族就要埋没于京城士林，珍嫔姐妹的入宫，本以为能为家族带来点好处，但她们生活的皇宫也是波诡云谲、风云变幻，一家人的将来会怎么样，谁都不知道！

第三章 有情意，敢担当 / 079



自己的身上不仅背负着自己的命运，还背负着重振他他拉氏的重任。在后宫之中，要想拥有权力，就必须获得皇上的宠爱。即将举行的百子仪将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？

第四章 天下之谋 / 111



珍嫔不知道，他原本以为她只是个不语世事，单纯快乐的小女孩，现在，他在她的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惊喜，这种惊喜就像是孤独的人碰见了久别的朋友般，让人着迷。

第五章 躲不过的劫难 / 141



珍嫔只觉天旋地转。在宗族观念强烈的满清皇家，她的举动无疑是对整个大清王朝的蔑视！紫禁城里百子仪带来的喜庆一扫而空。这个冗长的仪式从一开始就磕磕碰碰，最后竟是这个结局。

第六章 打不死，咸鱼翻身 / 179



珍嫔发现自己变了，为了皇上和自己的未来，她愿意让皇上雨露均沾。她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，可是在这阴险诡谲的皇宫里，要生存下去，她就不能不学着慢慢地改变。

第七章 风云际会 / 219



她突然想起颐和轩西小院后那口青森森的古井，一闭眼就张开大口朝她逼近。这口井成了她的梦魇，时不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，她暗暗发誓，再不踏进那里半步！

第八章 触探灵魂的深度 / 255



她悲从心来，往前走是死，往后退同样是死。这皇宫就像是一座大牢，消耗着她的青春，她的梦想以及她的爱情。她不知道，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，心里是一点底也没有！

第九章 凤凰浴火 / 297



她的脸上却一丝愤怒也看不出来，经过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，她已经懂得掩饰自己。世间是如此纷纭复杂，那说不尽的痴怨贪嗔、那一次次令心灵沦陷的残酷劫难，正像是人间深深的苦海。

第十章 清朝血流满朝鲜 / 331



失败必死，即使侥幸获胜也会筋疲力竭。但是，狼非要致病人于死地，奈何？清朝成千上万海、陆将士的血流满朝鲜，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

楔子

彻骨的寒风“呼呼”地击打着紫禁城，在黄昏时分驾崩的同治帝，已经冻成了冰砣子。北京城内外遍布重兵，九门提督府、神机营、鸟枪队等武装力量纷纷把门据巷，严阵以待；城外京师卫戍部队也将各交通要道统统封得水泄不通！

养心殿东暖阁却像酷暑炙烤一般，慈禧太后、慈安太后和最重要的几个亲王大臣个个胸膛燥热，鼻尖冒汗。谁来继位？同治帝没有子嗣，也没有嫡亲兄弟，只能从爱新觉罗氏旁支找。其中恭亲王之子载澂与同治帝年岁相当，凭恭亲王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是首选。慈安太后和大多数亲王大臣也这么认为。

可是恭亲王刚才往门槛里迈时，慈禧太后斜着眼冷冷道：“六爷，先移一步。”她扫眼侍卫官，脖子往院里一仰，“偏殿备茶，哀家一会儿有话说。”

“噫！”

恭亲王一转身：“什么话？一会儿再听！”

“六爷！”慈禧太后猛回过身，手上金光闪闪的护指颤抖着，“天冷，你先去暖暖身子！”

门随即关上，恭亲王被半拥半推着进了漆黑的偏殿。

这是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腊月十九戌时初。自古继嗣大事，弄不好就是血流成河，慈禧太后是什么人谁不知道？可她心里想什么谁又知道！夜如此之黑，仿佛一张嘴就会喝进冷冷的血。就在这死寂里，一乘黄轿在数十名龙精虎猛的宫



廷侍卫簇拥下匆匆赶往什刹海北岸，不一会儿那轿儿又在宫灯火把熊熊燃烧之中抬回来，溜弯抹角直奔紫禁城，终于放在养心殿的地上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轿子上。慈禧太后轻轻掀开轿帘，鲜黄色的光影里一个穿蟒袍和补褂的小人儿睡得正甜。慈禧太后发出一声叹息，舒臂将小人儿抱进怀，待孩子醒了便由众人簇拥着来到同治帝停尸处痛哭一番，然后在王公亲贵、元老大臣的注视下放进那张普天之下最尊贵的黄龙椅。正殿外的一间小黑屋里，恭亲王听着众人高呼“万岁”，两只眼快干了！

四岁的载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，“垂帘听政”这一条跟死去的同治帝一样，只是同治叫慈禧太后“皇额娘”，他却叫“亲爸爸”——他是以继嗣咸丰帝（慈禧太后亡夫）的名义登基。

不几日，亲生父亲醇亲王辞官退政。在偏殿里“喝完茶”的恭亲王依旧主持军机、总署。醇亲王作为慈禧太后的得力羽翼，其归隐看似降低了对恭亲王的威胁，实际只是退到幕后，原先所掌握的军事力量仍旧握在慈禧太后手中。这次皇位易主看似平顺，实亏慈禧太后的老谋深算才避免了一场政变！无论同治帝之死还是光绪帝继位，都不是偶然的，她是在逼上悬崖的最后一刻反攻回来，恭亲王当年以毫厘之差输了君位，这次费尽心机想以儿子翻盘，却又失之交臂！

光绪帝六岁开始在毓庆宫读书，师傅有翁同龢、孙家鼐、孙诒经、松淮等，这些人里只有翁同龢自始至终教相随，竟达二十二年。翁同龢从“天下太平”“正大光明”这八个字开始，由浅入深向他传授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十三经》《通鉴揽要》《圣祖圣训》《经世文编》《明史》等基本课程；十多岁的时候为开阔眼界，教他出使各国大臣笔录和《通商出入表》《中外交涉表》《关税出入表》等。随着光绪帝学养的精进和思想的深刻，翁同龢针对晚清社会腐败、列强肆虐之状，又精选了改革派著作，如《皇朝经世初编》《圣武记》《海国图志》《校邠庐抗议》等。其中《校邠庐抗议》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。这一长串经世致用和了解外国书目，对光绪帝的思想形成巨大影响。

但虽有扎实的学问入脑，发号施令的却还是背后帘子里的那个女人。自光绪七年（1881）慈安太后暴崩，天下政事更是决于她一人之口！

按清朝顺治、康熙二帝惯例，皇帝十四岁就该亲裁大权。可是光绪帝到了这个岁数却无人敢提，那就等十六岁，这是同治帝正式亲政的年龄。慈禧太后的



权欲在跟时间赛跑，她早就有了章程。首先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借中法之战失利一举清除老对头恭亲王及其势力，为将来的归政消除隐患。其次，军机大换班，安插亲信，拉回醇亲王补恭亲王的位子。醇亲王比起恭亲王哪都不如，那根脊梁骨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刚进朝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会帮光绪帝说话，因为他是光绪帝的生父，谁知道他一掉脑袋就上折子请慈禧太后“训政”——就是即便光绪帝亲政了，什么事还是要由帘子后边训导，待到二十岁了慈禧太后再归政。他还大摇尾巴说什么“皇上亲政后永照现在规制，有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，再于皇上前奏闻”。这往好里说是想让时间把慈禧太后送终，才去捡零零碎碎的权力，往坏里说就是把儿子往火坑里推！再次，她暗示醇亲王修建宫外处所。醇亲王立即挪用海军经费、卖官鬻爵款和百官报效款开始修筑三海和颐和园，此后这两处果然次第遥控宫廷，成了慈禧太后秘密的政治中心。

醇亲王表面上有了权力，然而一边是毒辣的慈禧太后，一边是需要他帮助的儿子，只战战兢兢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正月十五，光绪帝正式亲政，但这只不过是慈禧太后弄的骗局，这种傀儡角色是光绪帝难以忍受的。两年后大婚更完全操控在慈禧太后手中，她立自己的外甥女为皇后，另选他他拉氏家族两个女儿做嫔。光绪帝恨极了、恼死了、烦透了，谁知道大婚前宫里的太和门、贞度门、昭德门和宫外的祈年殿连连被大火焚烧，大婚那天又风暴突起只刮得天昏地暗，他郁愤交加之下干脆借口有病把宴请“国丈”、皇后家族及在京官员的太和殿筵宴取消了！

大婚夜里他心里一阵阵发凉，前边等着他的将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

第一章

刀尖上的舞者

ZHEN FEI ZHUAN



少年天子的震怒



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夏。

“拖下去，打，狠狠地打！”

光绪帝甩手将一只薄胎瓷杯掷出，愤怒的吼声直透养心殿。

所有人都惊呆了。

这位面容清俊的皇帝虽脾气古怪，但像这样下狠劲还是很少见。

养心殿总管太监田福印打个趔趄，手一挥，几名魁梧的太监立即趋前将一名肥胖太监反拖了出去。那肥胖的太监满脸的疑惑，眼神里也没有恐惧，只是嘴里“哎哎”叫着，似乎对自己的命运还未有清醒的认识。

胖太监被拖到正殿南的门槛那儿，一只鞋被门槛别了下来，一个小太监跑上来两指一捏，将鞋扔出门外。

这时，胖太监似乎才回过神来，杀猪般大叫起来：“皇上饶命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……”

田福印稳稳当当地走出养心殿西边的偏门，身子一转，面对着南边军机处值班房和养心殿间的小空地。

胖太监被扔在墙角，嘴里一直在不停地喊着“皇上饶命”。看见田福印过来，他马上像狗一样趴在田福印脚边，磕头如捣蒜。

“苟公公，”田福印眼望着天，“皇上有旨，咱家也没办法。你就乖乖地领旨吧！”



苟太监先前见田福印的靴尖呈外八字，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他一扭头，田福印的脚就变成了丁字形：右脚尖直抵左足弓。可惜苟太监并没有看到这一微妙的变化，他已经被按到木凳上，脸朝下，屁股朝上，裤子被褪到大腿根处，头和手脚也被人按住。只听行刑太监“噗”的一声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接着，“啪”的一声响后，两个尖厉的声音传来：

“一！”是侍刑太监的报数声。

“啊——”是苟太监杀猪般的号叫声。

宫里行刑的廷杖长五尺，圆五分，实心青竹造就，平常打上蜡，拿羊皮布反复揉搓，颜色青里透红，油光可鉴。此刑由来已久，清廷一直沿循明例分“用心打”和“着实打”，具体怎么打由监刑者决定：如果脚尖张开就是“用心打”，执刑者会手下留情，最多打个残废；如果脚尖相对就是“着实打”，执刑者会杖杖入骨，下下刮肉，要谁死谁也活不成。田福印心思独开地在两种打法之外另创“用着打”，暗示是脚尖抵足弓成个“丁”字。这种打法在打残废与打死之间，虽然打不死受刑者，却会使其生不如死。

廷杖还在继续，侍刑太监的报数声一声声传来，“二十……二十五……四十……”苟太监的惨叫声已由刚开始的尖声号叫变成了小声闷哼，他的身上早已是血迹斑斑。

苟太监是慈禧太后派来专门服侍光绪帝日常起居的，表面上的职衔是养心殿首领太监，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安插在养心殿的一颗“钉子”。对这样一个人，养心殿的宫女、太监见了他恭恭敬敬，“苟公公”“苟公公”地叫得十分亲热，可私底下对他恨得要命，因为这养心殿除了皇上，其他人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，一不小心，就可能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
所以今天苟公公撞在这帮太监手底下，岂能不丢半条命！一声声号叫传进东暖阁，光绪帝仿佛是在听着这声音更加恼怒，在屋子里疾步走来走去，抬起一脚，将面前的小方桌踢翻，桌子上的瓷瓶“砰”的一声摔得粉碎。屋子里侍候的宫女、太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全都瑟缩着脑袋，生怕主子将怒气发泄到自己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或许是发泄够了，光绪帝缓缓地踱到暖炕边，倚在暖炕上的小桌旁，望着小桌子呆呆不动。

“皇上，”田福印轻轻走进来，低头向光绪帝禀报，“苟太监已经晕过去了，



六十杖了……”说着抬眼悄悄观察着光绪帝的表情变化。

光绪帝没有说话，仿佛在凝神听着外面太监的报数声，只听报数太监数到了“七十”，才轻轻皱了皱眉，朝着田福印扬了扬瘦削的下巴。

得到主子的示意，田福印喊声“噤”，倒退着出了东暖阁。

一会儿工夫，廷杖声和行刑太监尖细的报数声消失了。光绪帝在屋子里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这位执掌天下的皇帝刚满二十岁，身材不高，面皮细白，看起来眉清目秀，但由于生在皇家，身上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天子威仪。

此时，他的脸上除了因愤怒引起的潮红，还印上了一丝忧愁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，想吐却吐不出来。方才，光绪帝下旨要苟太监去传太医，谁知苟太监却说要先禀明慈禧太后，等慈禧太后首肯后才能去。光绪帝一听立刻怒火中烧，他知道慈禧太后之所以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就是这个苟太监报的信，没想到他仗着有慈禧太后撑腰，越来越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他决定给这个不知道谁才是主子的苟太监点颜色，顺便杀鸡儆猴，让养心殿那些吃里爬外的家伙看看，他这个皇帝，并不是个空架子！所以他明知道苟太监是慈禧太后的人，依然下旨将其严惩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光绪帝的怒气似乎消了，便唤田福印去传太医，然后离开东暖阁，来到西暖阁的“勤政亲贤殿”，假进软炕式的宝座里。

自雍正以来，已连续有七位皇帝在“勤政亲贤殿”里居住、办公。大清开国之初，皇帝是住在乾清宫的，圣祖爷康熙帝去世后，继位的雍正帝为表孝心，移居养心殿，此后便一直住在这儿。从那时开始，养心殿这个西六宫最南边的殿堂，便成为大清朝的政治中枢，决定着大清朝的命运。中国自有宫殿以来，从没有哪一座宫殿的重要性可与之比肩。

坐在宝座里，光绪帝抬头瞅着挂在“勤政亲贤”匾两端、雍正帝亲笔写的对联“惟以一人治天下，岂为天下奉一人”。这副对联他已经看了十多年了，可至今也不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太监禀报太医李德立求见。

“宣。”

“微臣恭请皇上圣安！”李德立没有资格自称“奴才”，因为他不是满人，所



以只能称“臣”。刚才随传唤太监来的路上，李德立已经知道皇上正在震怒中，而召见处竟然是西暖阁密室，他不由得心里直打鼓，跪在地上的双腿也不禁微微发抖。

“李德立，”光绪帝的声音有些喑哑，“醇亲王的病，怎样了？”

李德立袖口陡然筛糠般颤动，不知该怎么说，可是又不敢不开口，末了摘下顶戴把脑袋往地上撞，鼻涕眼泪一股脑儿流下来：“皇上，微臣……”

“回朕的话。”

“皇上，微臣，微臣荣幸忝为亲王医疾，可是微臣是戴罪之身，微臣不、不敢乱说。”

光绪帝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一点，掸掸袖口：“穆宗毅皇帝那件事，朕心里有数。你，好好回答吧。”

李德立医术精湛，为人忠厚，同治年间升任太医院左堂官，可以入宫为皇帝、后妃等诊治病痛。可好景不长，李德立就卷进了一场大风波——同治帝微服出宫染上梅毒，慈禧太后和众大臣议定由他主治。可宫里做事不像民间，李德立纵有再高超的医术也架不住慈禧太后、诸大臣左一个暗示，右一个压力，结果“医”与“病”不断走偏，最终同治帝浑身溃烂而崩。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割他脑袋，幸好家里人花重金买通了朝中大臣，才免去他的死罪，让他摘去顶戴戴罪当差。所以李德立现在在太医院里就像只落草鸡，谁都可以朝他翻白眼。可他医术高，宫中有事，也就只有他才能担起诊治的重任，所以这次醇亲王生病，慈禧太后特命李德立带其他几名太医进行医治。

醇亲王从七月患病至今快一个月了，却总不见好转，近来竟又严重了。更让光绪帝不放心的，前几天他派去醇亲王府探视的太监回来说，醇亲王府的门前、院里都安排了岗哨，每天只有慈禧太后安排的宫中太医来视诊，药方及煮药等事宜醇亲王府的人均不得过问。

这是干什么？最可怕莫过于此！就好像把人抬进黑屋子里，门一关，屏退左右，里边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可那是爱新觉罗氏的亲王，当朝皇帝的亲生父亲啊！

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，爱新觉罗·载湫，也就是光绪帝，行过亲政典礼，成为名义上的皇帝；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正月，大婚，二月初三正式亲政，到目下



已经“亲政”一年半了。醇亲王虽是光绪帝的生父，但按皇室惯例，光绪帝承咸丰帝为嗣就天下位，便要断掉父子根，他们的关系便只能是君臣了。可话虽如此，毕竟血浓于水，骨肉亲情哪是说断就断的？况且醇亲王自光绪帝进宫后即接替恭亲王秉掌国政，与光绪帝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不过醇亲王深知慈禧太后的秉性，行为处事谨小慎微，处处奉迎讨好，对慈禧太后言听计从。为了自己的儿子能顺顺当当承接大统，他牺牲了太多！

这一切，光绪帝看在眼里，疼在心头。如今一切转入正轨，慈禧太后再也不能赖在那个位子上。只要他完全执掌朝政，醇亲王这些年悄悄捣鼓的一些计划、策略就可以施展了。如何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，如何让吏治腐败的国家重新走上正规，如何发展洋务以振兴经济富裕黎民，将一点点提上议事日程。

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醇亲王病倒了！

李德立自然知道光绪帝为何单独召见他，可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，也涉及慈禧太后，要是哪句话说错了，恐怕一家老小都得搭上性命。所以，他的回答必须把每一个字捂热了才行。这么一想，李德立倒镇定了些：“启禀皇上，醇亲王此次沉疴杂陈，身体虚弱，微臣一直在细细调理。”

“又是套话，”光绪帝心想，“沉疴杂陈，身体虚弱，人老了哪个不是这样？”

李德立偷偷瞅瞅光绪帝，接着道：“不过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必殚精竭虑，不负皇上、皇太后圣恩。”

“又是这一套！”光绪帝心中很是恼恨，不过他也知道从这个李德立嘴里问不出什么，只好极力压住怒火，又问了些醇亲王病症方面的问题，李德立大多以医学术语回答，从这种死脚掌子的话中光绪帝根本听不出什么。

“入了秋，醇亲王的病能好些吗？”

这下，李德立讷讷地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醇亲王的病能不能好，并不是自己这个太医能做得了主的，那得看上面的意思啊！

看李德立傻傻地呆在那里，对自己的话好像充耳不闻，光绪帝再也忍不住怒火，抄起书桌上的砚台，就要朝李德立扔下来。

看见光绪帝的架势，李德立吓得磕头如捣蒜，哀叫着：“微臣死罪，罪该万死！微臣医术浅陋不能为皇上分忧。求皇上饶命！”有些话，他是打死也不敢说的，只能不停地磕头，以求得光绪帝的宽恕。



砚台没有落下来，也没有传来光绪帝“拉出去斩首”的怒喝，一切，都是那么安静，安静得有些可怕！李德立偷偷地用眼角的余光朝光绪帝的宝座上瞟了瞟，却发现光绪帝已经不在宝座上了。他出去了！

皇上出去做什么？皇上的脾气一向古怪，难道他发明了什么新的刑罚，想拿自己做实验！李德立这样想着，不禁吓得浑身像筛糠似的，抖个不停。自己已经够倒霉了，老天怎么就不让自己喘口好气？这提心吊胆的日子几时才到头啊？自己只想老实本分地做个太医，皇宫里的你死我活，自己是死也不想沾染的啊！

过了一会儿，李德立身后传来光绪帝喑哑的声音：“今天的事不要向任何人提，跪安吧。”

李德立不知磕了多少个头，说声：“噫！”猫腰退出门口，逃命去了。

光绪帝头扭向左边，靠着肩膀，像只正在睡觉的小鸟，泪珠却大颗大颗地从他脸上坠落。正式亲政后，他在紫禁城阴沉的天空里看见了一丝亮光，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这丝亮光可以变成一轮明月，为紫禁城的夜晚带来光明。可是，那道黑幕总是在亮光面前飘来飘去，有时甚至将亮光完全遮盖住了。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与自己有着血亲的生父，可没想到……突然，光绪帝打了个激灵，“唰”地站了起来。

不是没有办法，而是……醇亲王完了！

慈禧太后归政在即，岂能容忍醇亲王继续掌权？儿子皇帝，父亲首辅，那她慈禧该往哪儿放？对于她，光绪帝充满了迷惑。她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可以叫万万千男子汉俯首帖耳；她也是位母亲，可两个儿子——同治和他，见了她就打战；她还是位坐在珠帘后面的君主，手里操纵着他和整个大清王朝的命运。她心狠手辣奸狡多变嗜权如命冷漠无情，在她面前绝不能表现出一点点的不恭，否则就算是作为皇帝的他也是性命难保！她拥有的已经很多，可是她永远也不满足！

跟她没招子可使，只有强过她硬过她毒过她狠过她……然而，谈何容易！

走出养心殿，众太监在院里垂首侍立。

光绪帝眉头紧皱，正当青春的身板看起来有些僵硬和迟钝。他走进西配殿御用佛堂，在法力无边的佛祖像前烧香，合掌拜了三拜，出来瞅了田福印一眼。田福印手掌一扬，召过八名太监悄没声儿地跟着。



一行人拐出养心殿大门，穿月华门，跨过乾清宫前院往东长街走去。

露头锥子



紫禁城稀有的几株树上，知了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地叫个不停，叫人觉得燥热。

田福印跟在光绪帝后边一路小跑，心里不知是高兴还是烦恼。刚才给苟太监的那顿板子，着实让他觉着解气，再没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浑蛋挨揍更畅快的了，可同时心里又有些担心，这苟太监不仅跟慈禧太后有牵扯，还是大总管李莲英的远房亲戚，他这监刑的能有好果子吃？如果慈禧太后知道了这事，又会怎么对皇上呢？

心里正想着，前面已经到了东六宫：景仁宫、承乾宫、钟粹宫、延禧宫、永和宫、景阳宫。最前面一个院落里传出悠扬的古筝声。田福印抬头看了看光绪帝的神情，咳下嗓子，侧身跑进院子喊道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
筝声戛然而止，光绪帝望了望宫门上的三个字：景仁宫。

宫里的两个少女、几个太监急忙低首趋步跑到主殿月台下跪迎，其中一个皮肤白皙、五官稍有点分散但依旧美丽的女孩，一边跟众人叩头齐道：“奴婢（才）恭迎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一边悄悄往北边瞅。

光绪帝看着她这惶恐又机灵的样子，不禁笑道：“起来吧。菲儿，珍——”

光绪帝话音未落，远远一个声音应道：“奴才在这儿！”一个身材微胖、面色红润的女孩带着两个宫女从正殿西边的过道跑过来。她的头发悠闲地由中间稍偏左分向两边，遮住半个饱满的额头；两耳上戴的珍珠耳饰晶莹闪亮，下边颤动三条流苏缀子；脸上漾满的笑纹仿佛由眸子深处流出。

“皇上，”女孩到光绪帝面前俏丽地站住，一勒缀着萱草花、叶和蝴蝶的绣裙跪地叩头，“奴才恭请皇上圣安。”
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。”光绪帝拉住她的手，等她起来便搂住她的纤腰，在太监会宫女们愕然的目光里转起了圈子。女孩双腿向上翘起，小巧的鞋儿斜向下方伸出，